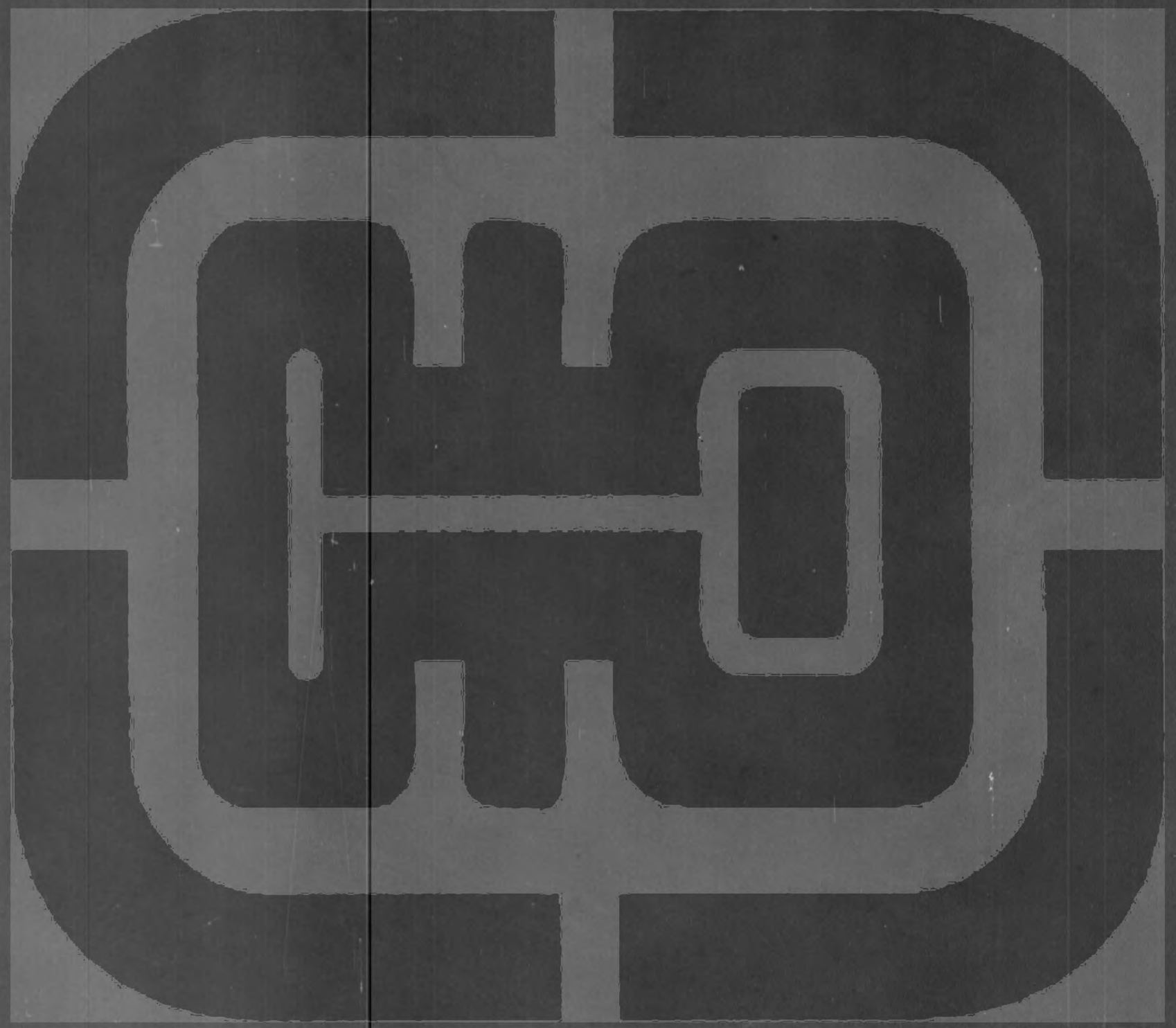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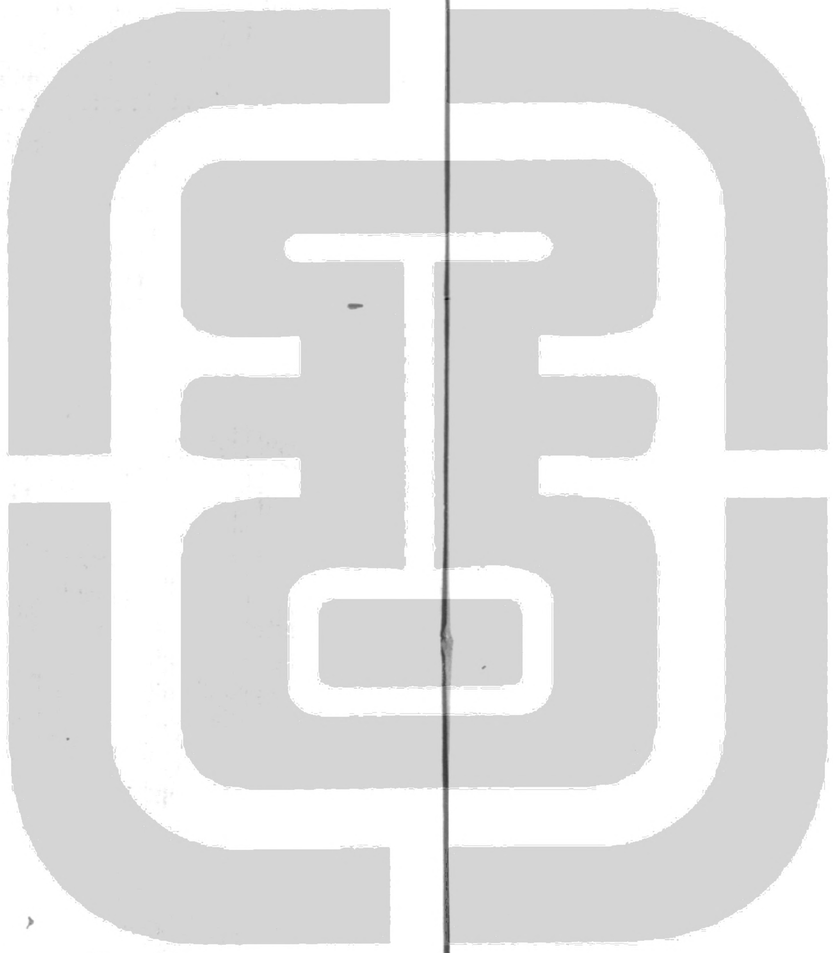




余中邨先生傳

里蕭正模撰

先生姓余氏名思復字不遠故明時諸生也初名有成明亡棄諸生改今名晚遊吳越歸因指其所居之儒源號中邨也先生幼篤學尤好韓吏部書曰取考亭舊本反覆吟諷至忘寢食蓋其生平所得力者爲詩清眞曠遠以王孟爲宗桐城錢飲光寧都魏冰叔寧化李元仲咸推重之明運既去絕意進取放浪山水間所言天下事多世人所訕笑而先生不以入言屑意康熙

巳酉出遊御史笪公在辛曾其文因見之施公
愚山王公煙客皆恨相見晚越十有八年王公
之子太史藻如爲刻其吳遊艸力贊之歸歸後
立從兄之子士朴爲後爲娶泰寧江太僕日彩
公女孫庚午又去三年乃歸卒蓋年八十矣
生平不事産業當曹囊少有時留賓客濟人急乏
一日盡斃金無難色嘗有所往有攘其行李以
去者先生泰然終身不言其姓名與人飲盡其
歡竟夕不亂或問之詩文隨其意荅之未嘗不
簡而可思也書法晚年益進閱其大父敬吾公
墨蹟曰吾少時謂學先祖書易易耳今知其難
也卒之前數日爲癸酉元旦命僕具衣冠肅拜
其先祖蓋其平居所習爲常者不以垂死而廢
也正模少誦先生山居集詩及其文心慕之比
先生歸相得如舊友今其卒也南平施田間走
三百里糾同人往祭其墳謂正模曰子向者序
先生之逸豪以傳矣墓文傳志先生生所托延
陵挂劍之義子其忘諸自惟譾劣不足以傳先
生顧念先生生僻壤名不出吳越不爲之傳懼
後世有讀其書而愛慕者莫知其出處大凡也

乃不辭其請爲之贊曰
于至京師交一時名士婦而益重先生葢先生
於古作者之意實有所窺韓吏部所謂有司馬
相如太史公揚雄劉向之徒出必自於此者也
於戲先生其鄉國之士也哉

中郵逸稾序

中郵逸稾者余先生稾也中郵者先生名其鄉
而因以自號也正模少先生三十九歲先生遊
吳時吾年十七聞先生之名未之見也遊吳十
七年而歸至郡城而田間施子具道正模於先
生自是先生知有正模至縣假館焉居數日益
聞所未聞方恨見晚又北行矣居京師
交所謂名士如無有然益思吾鄉諸君子不置
葢余居鄉以文字相切磨　鄧未有吳彤雲併
先生而三先生視此兩　視吾也然嘗索先

生之所爲文辭無有蕎少負逸才丁亥[illegible]
子問棄諸生而遯于荒野[illegible]爲書牘檄文多駭
人觀聽事去時移不留故紙而親友又爲之諱
而火之今其存者乃里中故人子捃拾其問答
之書題跋之作與夫居吳時一二著撰而已逸
稾者以逸故存也先生自視缺然人亦以爲未
盡其才也雖然是亦足以傳先生矣唐劉脊虛
有詩十四首鍾伯敬以爲包孕深厚如數十百
篇今先生文雖不多而神法氣勢一以古人爲
師其詩閑曠簡遠王孟之遺向也既刻之矣世

豈無因其詩而思見其文者乎昔文與可善畫
論者謂其以畫掩其人與文世之知先生法書
耳書先生餘事也即以書論亦少眞知先生者
況文乎向使先生棄而鍾王之蹟而挾所有以
遊於世其困躓又何如也夫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與夫身中清廢中權夫子所謂逸民也先生
庶幾焉宜其稾以逸傳也然則是稾也吾與二
三子存之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康熙壬申春日同里[illegible]學蕭正模序

中邨逸稾卷上

李元仲　二先生鑒定

魏叔子

將樂余思復不遠著

同里蕭　益謙吉

蕭　隨正孚

族子　士傑惟興輯

泰寧江六瑞首山

同學鄧拔萃未有

蕭正模端木

南平施　中田間訂

男士朴初文發刊

寄李息軒先生書

九月十四日某再拜息　生執事四月中旬
曾領先生初一日書欣踊　懼倍於常時蓋某
所居狹陋恒鬱鬱不樂至是乃僦傍舍居之始
得調氣靜坐開展書史念向者約候賢孫於歸
途比其歸而某乃留滯敝縣無緣迎見一道欽
企之懷胸中耿耿者無以自慰乃取息軒牘稿
讀之讀而思思而歎至於夜分明日而先生書
至似有默相感焉者此某所爲驚喜異常也時
時不忘奉報苦於無便又所託無成効遂遲遲
至今蹤不獲罪固宜爲大君子之棄人矣乃先

生終不棄絕因范生來又惠書覽之慙愧面熱
而汗下也且審體履安健感慰又極夫士之生
於斯世也其飲食衣服與人同也其居處其言
笑至於其百所爲未有不與人同也若夫讀古
人之書其心即欲追古人而從之雖其淺深高
下之不同其中必有所自得焉其所自得者不
可持以告人也非獨其父子兄弟鄉黨之人不
可告也雖其同志而共學者亦不可盡告雖告
之不盡知也當此時也同　之人出一言而中
其心是之謂知己士之　知己也豈不樂哉

雖有人焉衣之食之賜[illegible]金之資其樂豈過於是哉同列之人既然[illegible]而況一言而中其心者乃出于先生長者其爲人可敬而其書不可幾及者哉某之遇先生葢幸而有此方其至貴縣也仿偟逆旅困絀無聊而執事進而教之歸二年餘不復見一奇士常所往還所謂不可告者也獨執事不遺時復惠書奬勸引導若行輩然由此言之則某之思企感念與夫所欲効於左右者又何如耶此固不待言說而明也某自別來日月逾邁漸就衰白諸無可念者[illegible]親老而室家未立不能不以爲憂雖憂之而無能爲委命而已將溪宅子向者蕭生有意得之而力未及此吾友也苟可勉爲必以時爲之矣此中貧窶異他處即如蕭懷集爲人陷害發難所去冬有田二千畝割以與人無售者乃借所謂營債展轉稱貸已累千金而田自若也此范生所親見他可知已冗中率爾奉覆不盡欲言

之又謂爲其學者必遺[illegible]利不若世之人惟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審如[illegible]雖不合易論語其能舍之而不與游耶今吾方拙抱區區之心而游于世所至寡合而方外之士或親之亦其理然也道不同不相爲謀噫孰知夫不相同而適相謀有若是者耶此間對岸景靈巖而城東有曾慶寺余每過則解衣散帶樂而忘返留詩然後去最後留別浦生有云何時風雨殘燈夜重聽絃聲與子聲非獨爲浦生云也士之生於世離合不常吾方去此其能已于言耶會松關屬予索題畫則工矣不必論獨爲書其意如此欖此其有所感也

承德郎云南沅江府通判蕭先生妻余宜人墓誌銘

由珠谿而東五里鄉曰梅林入山中行三四里有墓而墳者梧州府懷集知縣通判雲南沅江府泰寧蕭先生諱聞宇之妻宜人之墓也宜人諱瑗父太學生履齋府君姓余氏余氏世居將樂之儒源前百數十年風氣堙塞余氏頗富而知書至府君兄弟名士風流文采獨步一時府君尤儁爽負氣自豪視儕流無可者當是時珠谿蕭氏故大姓閭門數百千人其先多仕宦而

存齋翁稱鉅人長者先生其長子幼敏而靜異於常兒故府君選擇而婿之宜人嬪於蕭事舅姑惟謹祭祀以時處尊卑間莫不和順先生性好書書未嘗一日去手內事辦於宜人其後以明經貢於京師遊於太學宜人御僮使治居第生業皆有條理親黨稱之先生既官懷集宜人之官舍三年而歸歸十有六年太歲在戊子而宜人卒以疾距其生隆慶末年年七十七矣宜人之之懷集也二子惟銓在宜人念欲廣嗣事即聘良女子婚手以行進之先生爲側室善遇之終其身其天資仁厚未嘗痛撻婢僕自奉簡約至賓客造門有所會召供給及往來執事之人飲食之必致其豐先生儒者事爲節度宜人或動色爭之先生亦遜謝其卒也內外親哭之莫不哀既久猶思之至今老僕田客猶有言之而泣下者長男世翰娶婦有孫皆前死女嫁太僕寺卿江公之子亦死次男銓銓子矩皆縣諸生江漢龍故四川合州同知江公之子也自天下亂兵四方起胡馬出入鄉中宜人喪時不能備禮嬪于雙溪以丁酉歲十

一月廿九日葬前事銓乞銘於思復思復於宜
人爲三從弟在諸從中生最晚然嘗館於其家
五年知其事不可以辭是歲也矩生男矣故事
單恩賜內外臣誥命無小大且封其所生及其
妻存沒被之先生之遷沅江辭不赴主者持其
誥不下噫是非有待於後者耶銘曰
人爲之慈且淑天之命壽與祿其壽則遐祿則
匪多惟天將大於而家其在是耶

與族子

人有問作詩之法於蘇長公者公答之云熟讀
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其中矣歐陽公論
爲文亦曰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讀書
不多又懶作文字每一篇出即求勝人如此鮮
有至者夫二公之於詩文孫吳之用兵而扁鵲
之醫王良造父之御也其教人也如是而已豈
惟二公爲然嘗觀韓昌黎蘇明允自敘其始學
爲文大要熟讀而深思云爾古之君子爲文所
以明道舍讀書與思與作文無由以造其極也

況今之所謂時文者豈有他道哉人久不學自
覺心緒茫然習之既久意趣自別大抵胸中靈
活遇景情生及得一題思如泉湧此其進機也
筆端槁澀斷而求續此其退機也吾老矣所謂
思如泉湧者乙亥丙子後數年蓋有之過此不
復有是幸未稿耳今欲如二十年前豈可復得
若賢輩年未過中顧其功力何如耳韓曾集我
多遺恉今方尋繹不去手歐文則留夏茂今只
付去韓一本其全集俟我行時可借也李公書
草付往一看乞人立待不能盡言

與吳夢九書

新歲無人至縣消息杳然近乃聞幸子侄奄喪
悼痛者久之憶去冬往問其疾見其聲息纔屬
骨出衣表雖知當然猶有萬一之望而今果然
也哀哉道遠不能躬往不知葬期與夫立繼等
事徒與行道之人同其悲嘆而已伏惟左右鮮
期功之親兄弟煢煢相依以長前既不可及矣
數年間方即亨途而骨肉遽別此痛奈何某凡
百如常唯念日月如流老親暮年而吾貧轉甚
親友視之落然然無可爲計賴平生粗知大義

進退有時置之不足道也見黃生知書室新就
勉守所學以慰答前人因便附書遂及區區之
意某再拜

禮部儒士蕭君墓誌銘

嘉靖萬曆間閩泰寧有異人焉曰雲軒蕭公自
號樵野山人山人有道術不學而能文著書論
天人之指數千言又能前知人事役使鬼物世
莫測也諸公貴人爭迎致禮事之而盱江羅近
溪尤敬之如神山人四子君其季也君生萬曆
三年當是時山人名籍甚公卿間而君爲少子
任俠自喜不知財所從來肥馬輕裘鬬鷄走狗
以氣雄邑中邑中士無敢與君抗者然亦勤視
家事精敏絶人山人歿君年益壯稍復折節行

事有長者風邑中百餘年至是始有甲科貴人率與君把臂歡甚邑有太事衆推君主之君指揮立解葢其才有過人者而諸人亦自以爲不及云平居好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客或以醉辭起君必牽裳鎖門喧呼豪呌窮日夜惟客之歡四方游士劍客騷人至者必先過君君一善遇之無所失如是者數十年乃稍稍厭時俗去之山中或經年不反然客或過之猶故也又十餘年當崇禎之變天下大亂君乃歸其家君平生不自逸每晨起接事物對賓客指奴僕雜作目視心營口授手記旁通汎應沛然有餘暇則操筆墨弄錐刀爲戲至暮無倦容雖衰疾時猶強若壯男子至是以病卒於庚寅歲十二月廿日年七十有六矣君爲人孝友當其豪縱時翁教之嚴或不免笞逐然心獨奇之知其卒有立也喜陰陽星曆諸書尤好形家言買山爲葬前後費數百千㝡後得佳山會其兄卒即推以葬其兄嗚呼世之士大夫儒服而談仁義自以謂孔氏之徒及其見小利或兄弟有爭心甚至以箕帚鉏耰動聲而變色者豈少哉君之所爲其可

風也已君諱德宏號如雲娶將樂處士余敬吾
公女先君卒四十九年有男九歌女二人余思
復者處士孫也及見君之所以事處士者衣之
廩之歲時珍好以餽之緩急取財於君如寄及
其沒也哭之哀可謂仁而有禮矣九歌爲邑諸
生治舉業有聲前三年死公女嫁同里太學生
鄒就道寡居十三年以亂還祖居山中爲寇所
掠以刃脅之上馬即自投崖下以死繼娶楊氏
生一女適同里太學生江亨龍君卒之明年某
月日其孫駒駟驤驌卜葬君大嶺之原大嶺者
鬱鬱佳城去家十里其左爲兄右其子君之孫
曾多受祉

故君所買山而先以葬其兄者也於是亨龍使
工治石而屬思復銘之銘曰

客建安與某

魯公有言軍容深入佛海固不以一毀加怒一譽加喜豈只赤之間片席之地能汨其志哉僕謂深於佛者皆然故前同施子寫帖云云此平交往來之常豈可改也僕老矣百事無成然自五歲入小學誦法孔氏於今五十年一旦以羈旅之窮叛其師而附於佛無論孔孟所不許即佛無乃亦笑之乎此帖可投投之不可則已明日發船在午刻餘不及言

書林母狀後

吾讀林君翰所爲先孺人狀悲焉夫功名者志士之所爲盡心力爲之也君祖父皆勤於王事再世死邊陲此其志甚壯而其所得者微矣當是時遭家不造煢煢在疚而孺人持家有禮教其子以有立能使之迎喪於萬里外雖丈夫何愧哉及夫鼎遷事去孤城不守白刃流矢之下從容義死又何烈也人孰不死死而義者稱焉觀林君慷慨有古之遺風豈非母教然耶夫篤於義者其後必興君試執吾言俟之

與吳玉似書

垂示佳文非相信之深何以及此顧僕少時疏宕於此學不精今年齒向衰舊聞散落雖吟玩再三恐未領其指趣也然不敢逆盛意漫爲評定而復有陳于左右者夫士之試於有司其志固在於得也有司者雖好尚不一未嘗不樂于得人然往往少者倖收而老者淹滯雖有幸不幸深思之亦似有其故焉今夫少年之文其意淺其機清其規模畧具似能似未能有司者望而知之也曰是其齒少其所業未成其將來未

可量也一言合意則收之若夫老成之文其用意深其取材博其規模備具非之無可舉也刺之無可刺也有司者亦望而知之也曰是殆將老矣是其業垂成然不能無病也一言失意則棄之悲夫此其收與滯之所由歟雖有幸不幸不皆出於此歟雖然彼少年眞幸耳彼且學語未成而惡敢與夫夙學之士摯長較短乎哉顧長者有所不屑耳誠使取其深者而淺之取其博者而約之取其備具者而疎畧之其詞婉而靈其色淡而照其機順而清若泉之發蒙若花之含英有司者又何遽讀而老之然則長者收而少者詘矣古之君子其用心也公其考文也詳蓋有見其文而知其人及其終身之所至者其取士也惟其人而豈分老少於其間哉今之人不足以語此故僕言其畧云爾伏以足下少負美材長而勤學固岸中之畏友也久而不售無乃亦如僕之所陳者歟誠取僕之言而思之但出其十之二三已足高進無疑矣書不悉意惟照察

故縣學生爾植余君墓誌銘

思復之二從兄長沙攸縣丞守赤先生氣豪二
世讀書爲文縱飲博至遊宦不達而終老於家
平生嘯歌自如不知有家人簿書鹽米等事先
生獨能然以太學府君爲之父而爾植君爲之
子也君世居將樂之鄉姓余氏士標其名當太
學府君没時年可十六七即練習家事父傾貲
於前而子攜拾補綴于後嗚呼君可謂能子矣
天啓二年竟陵鍾惺爲福建提學使始籍君爲
縣學生及　國變不復應考或曰是不得志於

諸生年且老矣是歟非耶時之士才不過中人纊息幸存猶闔然　服以俛仰於先師孔氏之廟若此者何如也君上承累世之澤薰蒸染習不鏤而雕而又閑於禮度對客揖讓旋辟進退有容坐而言雖公卿世胄弗能過也其大畧如此生於萬曆二十年年七十一六月九日以疾卒于家妻蕭氏有賢行先卒一男光岳而四孫一女適雲南沅江府通判泰寧蕭公之子諸生銓自喪亂以來中國虛耗故家士族墮壞無以自存君于時家事漸落及偕銓爲縣令所陷破其家君傾身左右之而家遂貧然君父子無怨言也嗚呼茲所以爲吾族也歟繼娶盧亦有婦道君卒之年某月日葬於所居後三里曰棚上之原思復銘之

銘曰　狐者赤烏者黑橫四海將安極君之行卽窀穸侍先人正巾幘我爲銘傷今昔吁其奈何此邦域

余氏族譜總序

人莫不有親由吾親而上焉爲祖遞上焉而至於祖之祖其世不勝窮然而皆吾祖也人皆有兄弟由兄弟而遠焉爲諸從又遠焉爲諸從之子若孫其數不勝窮然而皆吾族也先王之制禮也族惟九服惟五恩不徧及而祭有所不得爲葢勢之所窮而義於斯焉止也悲夫人雖欲充其愛親敬長之情而窮於勢止於義必且渙而無所屬而漠然至於不相知君子隱焉隱斯惧惧斯志志斯譜矣古之人可無譜也而譜存

今之人不可無譜也而譜亾夫古者田有制宅
有常游有方死則族以藏其士大夫以世而民
重去其鄉無譜可也然宗法立而昭穆序雖庶
人有族也其爲譜也已詳今之時與古異矣田
不井以餔家不族以閭其葬異域其出異途仕
者或數千里而民輕去其國都無譜不可也然
宗法廢而本源混士大夫多自誣也其于譜也
踈矣嗚呼古今人不相及其不以此歟余氏出
于下邳散於四方而多於閩閩之余不一而吾
之所本者雉窠也雉窠在將樂之鄉而數百里
間爲余氏者多本之其本一其支分當崇禎初
吾年弱冠嘗溯念此爲之序而思譜之久而未
能也葢至甲申而天下多故矣夫鼎革之際戎
馬之會斯人絶續之關而譜之所以存亾也吾
爲此惧年垂五十益用皇皇而余坪之父兄子
姓聞而是之於是譜儒源且譜余坪以俟夫數
百里之同本者合之葢分之各其鄉而合之一
雉窠也豈好事哉充吾愛親敬長之心而有是
天下無無親長之人也凡吾雉窠之余可以慨
然而思矣

施母壽序

道之在天下古今一也而莫著於子之事親子之事親欲其壽是故祈天永命之情爲人子者同之吾謂惟賢者能壽其親能壽其親者能以其親壽也夫壽天之所爲而謂賢者能以其親壽非迂歟曰是有說焉誠與不誠之謂也言行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名與位者外也事親而養志者其質也宮室衣服飲食外物之奉其文也舍其所以爲人而逐于外後其質先其文是謂自欺自欺之道無施而可而況以之事親乎君

子則不然慎其所以爲人不牽於外先其質後其文斯之謂誠誠者信于友忠於君而始於事親是卽其親之所以壽也吾見之施子外黃矣昔吾縣人爲我言施子之才旣數年吾至其家徐察其所爲與之友遂拜其母吾以施子爲賢也葢外黃少而孤母葉孺人與長兄鞠而教之遭世大亂兄亾獨身事母艱難轉徙家漸以貧外黃夙興夜寐能竭其方然吾觀其志苟非其義雖與之千金不爲養親取也孺人雖以亢宗望子亦不屑屑如世俗之所爲擇友親賢任其所志故外黃雖生今世而好古道爲古文是其母子之間有一不出於誠者乎今十年吾又過之則外黃學益充孺人七十有餘髮白矣門以內無急遽之言門以外無俯仰榮辱之事身安而康家順而祥熙熙愉愉惟志之娛葢積誠之所至如此由此而言孺人前此之歲月是眞能有于已也而後此之歲月又可必之於天也故吾謂賢者能以其親壽今夫時之人致通顯奉名譽而或不得乎親之心或得乎親之心而其所以通顯名譽者其中不能無愧焉雖百年未

可爲壽也觀斯人不可謂壽則賢者之壽其親信矣

張母楊孺人八十壽序

人之情求安而欲富辭卑辱而樂尊榮雖古之君子其情不相遠也夫君子志於道而不恥夫安富尊榮之情豈私其身哉曰親在則然耳古之君子無所不欲致於其親如是也然而孔子論孝惟內行之脩而有取乎盡歡之救水而韓愈氏亦曰事親以誠不以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嘗嘗論之凡人有所可爲有所不可爲可爲者人也而所不可爲者天也故夫壽也者天也而富且貴者人也天下之人莫不欲合天人之

事備諸福之物以事其親而全者鮮焉孔子之稱舜孝稱其德而及乎海內之富天子之尊以謂有德而尊且富而後事親之道備惟其無是於是救水之歡稱焉抑又其次爾吾獨謂子之事親也有問安視膳之節婉容愉色之誠吾未見夫富且貴之有加于事親也古者列國各事其君其地不過數百里其仕不越境而其行役不逾時猶或勤勞王事不遑將母陟屺之嗟北山之感是也由漢以來仕者或數千萬里違親而宦曠歲歷年及夫登樞要任通顯出入將相則其歷時益久而去親益踈封號之隆車服之盛宮室器物之侈徒足以觀美於家人夸示于閭巷而白首之子書問猶難況於省晨昏候顏色與夫婉容愉色之云乎故孔子有取於盡歡而韓氏不以得於外者爲父母榮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若夫母慈子孝鄉里賢之而又生而富居而安無爵而尊無位而榮以是事其親爲其親者固天縱之也古之君子未必有是而求之今世亦未數數見也其唯張君乎夫張君之爲子也楊孺人之爲母也非有奇節異行其言者

庸言其行者庸行家庭之間秩如也譾如也可不謂賢乎所居有良田廣宅兼珍足以奉養左右足以使令而張君又行脩于已事立其誠邦君式其里邑宰請其廬雖千乘之尊萬鍾之富卿相之榮不以易此矣葢張君少爲文士又承先公之訓周知人情能言南北人風俗使汲汲於仕進若今之人雖至於通顯無難者而君不欲也嘗以明經一至京師卽歸侍孺人于今十年未嘗旬月去左右是則安富尊榮者君固有之而孔子所謂內行韓氏所謂誠者君又兼有之爲其親者謂之天縱其誰曰不然夫天縱者其壽未可以常理測也聞之古人中壽八十而彭祖以久特聞乃至八百等而上之楚有冥靈又其上者八千爲春天壽孺人以稱其德十百而千莫知其所極吾友某子與君爲昏姻而知孺人最詳聞吾言曰善哉子之頌也遂書以爲之序

李元仲評云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委曲盡致想見行文之樂非歐蘇未易當此

又云觀此知達行窮居皆當自盡非謂窮居便

愈於達行也

又云痛切當與山谷詩參讀

又云少壯浪遊以家爲邸娶意有所樹立上慰
所生既而頹落無成鼎鍾菽水俱付噩夢今
讀此惟有賫恨黃泉耳悲夫

送廖占五北行序

出處士之大閑也士之大閑不踰可謂士矣古之君
子非苟然也惟其道惟其時昔者吾屏迹山中
凡七年稍一至縣又十年於縣識廖子讀其文
佳士也而廖子於衆人中亦甚親樂予又七年
吾來江南廖子舉於鄉明年與書賀之吾之所
爲賀者非世俗之云也其畧謂士舉於鄉者其
言達於有司宜絶私謁扶公道恤鄰里厚風俗
因告以先正羅念庵之所爲吾之心固謂惟廖
子可進斯言既又疑今之時去古益遠吾言於

廖子其果有合耶又三年吾客杭州而廖子入都會試道杭相見於逆旅歡甚遂同舟至蘇州昔者縣某事吾嘗云云而廖子亦曰吾他日欲云云甚矣廖子之心有類於念庵也吾蓋信之而又疑廖子之不吾信不以過乎是行也必成進士且魁天下吾有以卜之矣士成進士服官政所謂扶公道厚風俗者向也言之有司今也身行之且推之天下矣行矣勉之時可以出而出古之君子亦猶是爾雖然士方始進之時莫不謂吾將行道如吾之所言者皆有志焉及其得志而狃於富貴之榮嗜欲日深而甘言日至向之所志者日以微甚者或忘之吾知廖子必不然也請無忘同舟之言

遊池山記

池山在池州府治之南三里故所謂齊山也歲壬子十有二月吾自蕪湖從一傭來池州舍於東門之逆旅蘆壁席門風雪時至傭外無相識者癸丑元日辰起望東南展席而拜思吾族之人少長更相拜而吾不與於斯者四年緬然長懷茫然惶惑而不寧者久之是日晴明風景和暢可遊顧逆旅虛無人獨一販夫亦吾傭類也遂從二傭入城出南門望池山前行道中悄然少行人二傭竊恠之且行且笑於後吾意欣然

遂抵寺門寺嘗火存其偏荒破南望羣山廻環蒼翠有色道傍積水絲柳界之可愛也級而上山數百步山石纍纍傾欹層疊相倚冒成巖洞人蛇行其中傍通側出以至於其上上而所見益遠遂登亭俯臨其北北望城郭烟靄迷離其下數千步爲大壑窮冬水涸一望泥淖因思春夏之時漫流平堤舟楫往來出沒於烟樹間昔人所謂翳然林水使人有濠濮間想者此是也故相國漳浦黃公數遊此山樂之易其名曰池實獲我心矣始吾出城門沿長堤若鳥之出樊心目清曠及吾登高亭延目四覽萬慮皆空若止水之澄於是其中浩浩然落落然蓋數十年前之眞我見矣夫山川之形或以人巧蔽之人之性情或以喧雜失之頃者嘗從數客涉西湖觴且奕於牙檣畫舫之間吾之樂十有三四已而同友人登虎丘談于雕闌朱閣之側吾之樂十五六今也披草萊踞磐石冥心眞寄不知天壤之高下此身之何鄉而斯晨之何日也故凡傭之所恠而笑者卽吾之樂之所存而不可名狀者也古之君子或惡富貴辭名爵而逃于寂

莫之濱吾嘗求其說而不得于今之遊乃知之其往而不反也有以哉書之爲記

書仇氏畫蘭

蘭香草也詠於詩見於經雜出於離騷傳記百家之書見稱於人著自古昔夫豈有聲色足以移人哉其稱之也謂其芳潔有君子之德焉行光明者佩玉德芳潔者佩蘭傳有之矣中古以來始有畫畫者或寫蘭人尤愛之然吾讀離騷香草十餘輩揭車留夷杜衡之屬世無畫者或不識其形而畫蘭者露花風葉嫣然于水石叢篁之間使人玩之忘倦豈非有其德又有其容者乎近世人喜稱蘭桂以爲子孫之祥其言本

晉謝氏雖非古義亦各其理也吾閩人也閩多蘭家植之幽谷大山之中其類尤衆四時迭發花或一歲再三花香風遠聞凌霜不斷其多也如此閩人見畫蘭猶愛之況于江南及渡江而北齊魯燕趙之間愈遠而蘭愈稀有未見其眞徒見畫者其愛而慕之何如哉頃來此州識仇鱗伯能作墨蘭阮君重臣尤好之得仇大幅屬予書予謂蘭之爲物有德有容而祥兆于子孫君可謂得其好矣抑予昔聞鄭思肖畫蘭而未之見也丹徒張則之遺我石刻一花三葉吾肅衣冠而對之至如王孫芳草觀者類有憾焉而畫亦閣筆何哉吾求其說而不得也以問重臣且質之鱗伯癸丑九月既望余思復書

劉母周孺人七十壽序　無爲州

昔予來是州與劉氏兄弟游相好去聲也往往酒酣耳熱傷今弔古雜論世事諸兄弟數爲予道其大兄孟常先生予慨然想其爲人恨不及見之已而予去州去七年復來歲在壬戌於是周孺人年七十矣周孺人者某某之母而孟常先生之元配也古之五禮無稱壽之文近世有之而吳中尤盛壽者必以詩若文其亦古頌禱之意與九月十七是其生辰某某因諸父屬予以文予辭之不可惟劉氏自昔爲著姓其居無爲

州世遠滋大仕者多至達官先生以金華太守之冢孫舉崇禎十五年鄉進士懷奇負氣志尚高遠視同時齪齪者不屑也舉進士三年國變杜門却掃不復詣公車既而四方兵起閭巷草澤多借義爲名有冒故相名者糾合徒衆起州中旬日至數萬先生與一二有識者覺其詐不與也俄而兵敗玉石俱焚世家舊人鮮不及者先生雖不在事不幸名高衆所指目幾陷不測之禍然卒獲免其免也莫知所以然人皆曰是天也然先生雖免禍而資財蕩盡又遷徙無寧居亂定乃就州之西鄉治園屋曰西皐蒔花種樹日引知已者飲酒賦詩非其人不見也時有同年生爲貴官勸先生仕遺之書幣先生不答幽憤激發寄之詠歌如是者數年久之憤益深佯狂益甚日縱酒近婦以耗其壯心而發其磊塊不平之氣卒以是疾不起周孺人性恬靜當家道盛時亦不掾切家政自奉簡約稱未亾者廿有二年以至於今其德固宜上壽人或惜之以謂孺人出名家嬪貴族宜翟茀以朝而未得也余曰孺人安用是且孺人之不貴蓋在先生

杜門之日矣士生莫不欲行其志於時致位通顯然而進退有道屈伸有時不可苟也自甲申以來四十年士大夫出處不齊其榮落百變間有遭逢儌幸至於富貴之極其人于世若在若亾先生既歿廿餘年而人思之遠方之士至者憒憒如思復過其里而恨不及見其人然則士何必富貴哉孺人之所貴者或在此不在彼也孺人自此春秋日高將至於耄期二子方治儒業山公云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人乎二子讀先生之書以取富貴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人豈有非之者哉是亦人子事親之道請以是爲孺人進一觴可乎是爲序

與林別駕論蘇州漕糧

收糧一節其任大其事繁其中情弊百出竊計執事思之深而策之熟矣此利害得失之關不可不加意也思之又思慎之又慎庶幾有濟乎夫不委官而任親朋用家丁計非不善然人非大賢鮮有見利而不動者雖曰用人勿疑此理可不知乎尤慮者吾之親朋若家丁皆可信而無疑矣然未諳此事一旦任之當收納之時大家牛車小家擔負塡門塞巷紛紜交錯足聲如雷坐而監者目不及視耳不遑聽筆不暇記錄

起而作事者手忙足亂爭競喧亟必有謬誤而
黠者得行欺詐於其間此必有法焉而後成規
矩次第非經練者不知也長年三老涉風濤而
不驚下瞿塘濟呂梁而色不變非其才過人其
歷年多而爲技熟深知水性而得江河之曲折
是以舟行若神苟未能操舟而試之山溪野渡
猶慮其失篙而折櫓也況欲駕萬斛之舟於江
海之上乎竊謂爲今之計宜擇練習者每倉設
一人以助吾之親友用其長而禁其作弊豐其
餼廩以服其心如鑒之用藥烏喙野葛未爲棄
物有時用之在有以制其毒耳此事非我輩所
深知姑陳鄙見願執事更博訪而熟議之亦集
思廣益之道也

書徐太僕卷

太僕諱憲卿號泰掖蘇州府太倉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南給諫至太僕寺少卿

太僕徐公像一卷卷有本傳從而讚者十七家其於公之大節詳哉言之矣某過其里交其子若孫見之而歎曰嗟乎自古宦者之禍未有如我朝之烈也是時楊左諸公之言未發而公昌言於朝其卒免於禍者天也方其建言也如火炎風發而泉流必行吾志雖被禍豈所計哉羣奸既誅十餘年而大難作都城破殺身成仁者

固有其人而依阿苟容不自引決至有希佐命之功者無他焉懼禍之心爲之也又數十年至於今人心風俗益不可問彼一時也豈光岳之氣未分理固然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微斯人吾誰與歸

與溧陽彭氏書

見諭作書須從時寫年翁二字僕豈老悖狂易故違時尚耶自惟衰宗科目寥濶僕也少爲諸生中年自廢屏跡山中者廿年諸父諸兄不過由縣庠入國學其稍進者明經令佐而已乃攀援搢紳妄稱同年此何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之不正人必非之縱舉世盡然獨不內愧於心乎自敝鄉來此二千二百里僕與此中人來往即名刺作徑寸大字詭稱某某是年家人莫辨也顧難自欺耳諸君皆華胄且自致青雲

士大夫皆年而翁之於義誠當遠方來一寒士
必欲引而進之同年之列僕所不解此事不能
奉命至於書學六藝之末耳可者采之不可棄
之鍾王之蹟豈以太傅內史重哉藏眞智永皆
無髮人又何以傳至今也照察不宣

與謝英玉南京人
武進士

向者承託序文某材質庸下學業荒廢非其人
也以姚先生見遇之隆而足下殷勤相屬未可
遽辭夜來思之實難聞命某幼而好古粗覽古
文天資狷隘不能趨逐時尚作文以韓歐曾王
爲師大約蕭疏淡薄所謂山林之文也今足下
欲揚先生之盛德方飾錦屏加采繪極工作之
華而其文則取之山林味則求之淡薄無乃不
稱乎且爲文先命題壽則曰祝遷除則曰賀非
是二者當以何題必也其贈乎使韓會諸子受

足下之託而爲文必題曰贈石埭令公姚先生序而世俗所稱老親翁老父臺者吾知其不以之入文也此蓋近時之例　明初無有也今不用時例可乎又觀古人之文各有意義豐功盛德往往見之一言又或隱顯於其間蓋必若是貴鄉才士如林金聲玉耀錦心繡口層見疊出於其間此繡屏錦帳之所宜也必有樂於見長者矣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贈石埭姚先生序　代

康熙十二年當鄉試文武士秋場事竣有司按故事舉行武場於是某官主考江南而　東粵姚先生以石埭令爲同考試官所取士若干人皆少年英才時論多之明年會試成進士者三人後四年諸士以書走京師屬某言爲先生壽某復之曰子之師天下之賢令長也固當與天下共推之而二三子以師生之義沾沾欲頌之以私言也何居乎吾聞之也古者舉賢達能義無私謝其在唐之中世猶云登第於有司者未

嘗造其門況子之師何待於頌言雖然事固有
違於古而合於道適于實用者古之人或未之
有也才難古記之矣某謂非才之難其取之未
精而養之之道未盡也取之精養之盡其道未
知於古人何如耳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卿大夫
爲將帥而士莫不知兵由漢以來文武道異又
自薦舉法廢於是雖武士必取之以科今雖有
孫吳之智衛霍之材張韓劉岳之雄畧非科目
無自進然則科目者國之干城而將帥之所由
出也顧不重歟今試士者先矢石次策論夫挽
強舉重射遠馳雄藝之粗者而所謂策論者多
蠹簡之陳言帖括之餘技人固未易知也取是
數者衡之俄頃之間而必其人他日爲將帥之
器天下豈有是哉其重若彼其輕若此爲術固
已踈矣而爲考官者遠私而引嫌絶客以爲公
試事畢如釋重負謾不敢問其士之爲誰何士
亦不敢數請見於是或意滿而驕飾裘馬事嬉
遊請謁州縣而日恣其所能至於志氣蘼頹不
可復用所謂養之非其道也才之難也此其故
歟某在京師有自江南來者稱姚先生能得士

而二三子之起居先生也歲或一至焉或再至焉先生必接之以恩禮與之言治安之畧將相之功名以作其志氣暇則使縣之壯士從之馳且射於郊原以爲嬉凡此者固將以練其才使之無忘所能而二三子亦將以進其所不足不知者徒見先生之恩禮而謂二三子志存乎餼賂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舉賢無私謝人臣之分也豫養人才爲國家儲將相之器大臣之用心也非子之師誰能之某之復諸士者如此嗟乎爲縣亦勞矣今之爲之者皇皇焉簿書期會之爲急而姚先生勸農興學卹孤窮禮寒士脩廢舉墜以厚風俗於簿書期會之所不責者孜孜焉節衣食之奉爲之非獨於門士然也作贈石埭姚先生序

中郵逸稾卷下

李元仲　同里蕭　盆謙吉

魏叔子　一先生鑒定

族子　士傑惟興輯

將樂余思復不遠著

泰寧江六瑞首山

同縣鄧抜萃未有

馮允登光第

吳彤雲日彩訂

男士朴初文發刊

侯官御史書

十月十四日思復頓首再拜江上先生左右自
壬子至今十三年未嘗候起居非敢慢也所居
地僻故也來江南十七年惟無爲太倉二州居
最久其他經過而已在蘇州住鄉友衙齋一年
獨居虎丘者二年自彈琴詩畫三五窮交外未
嘗通一刺僕硜硜如此固宜不能覓行人通書
問也追念昔者初涉江湖惟先生一見遽加獎
賞自此漸有往來交際苟活至今假令得此於
衆人固宜心感況先生道高德盛居官則持風
節忤權貴居鄉則樂山水狎漁樵文采風流照
耀江左尤僕之所敬而心慕者如是而不能奉
書誠有罪焉爾前歲壬戌自太倉適無爲路由
貴郡信宿便去勢難趨百里謁謝今茲決計還
里復自太倉迤邐而來一路告行於常所往來
者而左右屏居山中僕不敢慢百里之勤候顏
色謝舊恩而請教誨而令弟堅止此行遙望雲
山瞻注而已太夫人春秋高而左右朝夕侍側
脩閑居養親之樂比之石田先生福祿更當無
量也近知令子奄逝竊用傷歎然人生要自有
命昔吾先師嘗罹此矣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者聖人也僕年已七十有二生平未嘗得子不
孝之罪誠不可逭廿年來終不能置一婢是亦
命也今者惟首丘是望即日渡江且上無爲季
冬復道此東下前到杭州葢太倉王太史約來
官署度歲元宵後專遣舍人護送入關云倣鄉
去縣百里四面高山歸後消息不相聞惟左右
保愛爲道自重幸甚近日妾刻拙詩謹呈一本
請教知無可采然皆以時日爲先後或賜覽觀
足知野人別後蹤跡也臨楮哽切不知所云某
頓首再拜

揚州贈李季子序

士之仕也不常厥官其有德於民者去官而民
懷之夫豈獨其民仕者亦然曰某土吾之所嘗
理也某士某民吾之士若民也至於他日其子
孫思其親而不見或過其所官之鄉或途遇其
士若民猶惻然念之曰吾親嘗官於是矣是士
也民也故吾親之士若民也嗚呼仁者之用心
固如是乎雖然吾於此獨有感焉謂夫盛衰存
亾之際人情之厚薄於此焉分也　故司徒瞻
麓先生以甲申歲爲福建提學道其年冬校士

延平思復與焉明年先生晉司徒又明年七月先生卒思復則竄伏滾山之中凡廿有四年至是始道郡城抵建安既而出關至蕪湖下金陵登句曲隨來鎮江與李君季子遇既又見於揚州季子先生之少子也其家有盛名而君又能爲文與詩足以馳騁一世何取于思復而慘慘若是蓋謂是吾親之門下士云爾噫自甲申至於今二十有八年矣姑勿滾論凡爲諸生者至三二十年非死則老其存而强者固希此固有足念者而君嘗與吾取故籍而考吾之一縣某

也亾某也存某以明經貢某某今舉進士於鄉矣相與顧之歎息噫君之慘慘於吾也將哀其窮而不得比于斯人耶抑將有取於窮者耶君仁人也見吾而念之他日見吾縣之明經進士者宜亦念之知其爲舊人而已以吾之窮而君念之也則其念諸明經進士者非以其明經與進士也所謂不以盛衰存亾易其心者歟揚州南北之衝其士多萃吾初來莫相知者君將往河北皇皇焉慮吾之失所也求所以安我者然後去噫君行矣吾窮固有命今秋若冬當流連

江淮間以待君之還還且過君縣拜先生之墓故是當時諸生也其亦可以告無罪於先生乎遂書以贈之

祭謝殊有文

惟甲寅冬十一月庚申朔越翼日辛酉將樂余思復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亾友謝君殊有先生之靈嗚呼昔我來州未遇一士人或謂予投刺五子其三人者予則忩之行路相遇再問何誰夫子高情開樽命我末技小言遽相許可我將西邁秋浦是懷留之不可約我重來重來于何適子之館爰命兒郎從予搦管由斯嘉會漸習諸賢追數還往莫之或先日月如流奄忽二載飲食嘯歌徽音宛在正月初吉雨雪從君觴

詠抵夕大醉出門仲秋幾望步屧閑過商論古今予倡予和別未數晨遽傳疽發爲予驚憂事有倉卒猶幸萬一醫藥有瘳竟以此逝命也何尤嗚呼哀哉惟子文章尤深于詩祕不盡出今乃知之古有苦心朝吟夕諷嘔肝斷鬢走入醋甕好學深思子眞類此顧賞俚音異味同旨士感知已在于一言今焉已矣把酒誰論天高野空霜寒木落素冠敝裘送子西郭我家東南道里二千兵戈未定曷日其旋勸子一觴百端交集言不可長有淚沾臆嗚呼哀哉尚饗

贈何价人序

傳道授業解惑古之所謂師也師之傳曰弟子再傳曰門人古之道也　國朝以文章取士設督學使分校各省之文擇儒童之秀入州縣學爲諸生間歲一試之第其高下而旌別其才不才鄉會兩試則選朝士爲考官拔其才之尤登賢書成進士考官督學使必達官高才有文望者乃得爲之其於所取士有師弟子之義焉故曰師曰門生亦猶行古之道歟獨怪乎世之爲門生者鮮能以君子之道事其師其自處不以

至公大義而屑屑焉爲私昵其篤若父子而其實或藉之以階榮進及其時移事去則事之禮以微甚者拜人以爲師公卿則拜之郡大夫則拜之縣大夫則拜之鄉里貴人則拜之囂囂然號於稠人曰師曰門生不惟其德與文惟其位甚矣乎俗之敝也舍其親而謂人父蒙紱冕於土木而禮之爲神不已悖與思復學無師兒童時授之書而習句讀者則有之矣然督學使之校吾縣不以吾爲不才前列之是吾師也吾識之其始　犖亭何先生於崇禎二年爲福建提學使校吾縣而思復以童子入縣學爲諸生是故終其身不忘也家在山中無四方之事方治經學爲文章不能奔走候先生起居奉顏色稟教誨既又棄諸生而遯於荒野雖存歿之間不可知獨時私念先生今者其耆乎久之又念曰今其耄乎其期乎前歲來江南謂當至　先生之鄉而拜其門今者果至至則求得先生之孫价人而見於新第先生有仲子屏居山中高尚不出　葢先生之歿三十年矣悲夫梁木壞而墓木且拱其能無深感於中耶夫師與弟子莫不欲其才也而

世俗之論以科第爲才得之者自謂不負其師而師家亦以此望之思復之得稱門生也四十有八年今也拜先生之門纍然布衣也世俗之論其謂之何然吾意古之師弟子所謂才而不負其師者非必科第也吾鄉有李世熊者先生於八郡諸生中獨許之國士其愛之如黨友亦杜門不出於今三十年若是者豈不才而重負師耶而价人之於思復也接之以禮與之道故舊存亾惻然以悲藹然以喜飲吾以酒而慰勞之賢于世俗之人遠矣將別不可無一言乃爲序贈之

與陳孕采書　經歷公子

久不得書思企不已去十二月在無錫作書寄石埭內附一緘候尊翁先生理應得至中序行蹤至詳不須更說爾後度歲江陰燈節後轉常州時林公署長洲事兩月矣某在常州困甚無上下之交又見長洲衝繁爲令至苦而我鄉親請謁無虛日故忍饑不往至端午後始扁舟就之初欲少覓行資爲金陵字館之計公爲人豈弟又頗尚義知某將有所圖溫言相慰告以且住以待機緣之至某住六旬有餘不數請見近

乃招入衙齋云且來盤桓數時及至無所事時
遇記室紛冗間一助之去留可自便此眞愛我
者矣長洲賦役甲天下民貧斂急吾見縣之難
爲也林公皇皇焉惟賠累是憂其敢爲分外之
望得行資足矣鄉路已通近亦有歸志然歸豈
易言也足下莫須一歸省墳墓否去來須三四
月定省曠而音問疏知兄不欲離左右此懷良
苦爲兄念之林道羽任張秋今在京候補卽常
州別駕同母兄也兄悞以羽爲與耳近詩文多
否某亦有拙作未暇寫寄諸不及言

寄李元仲先生書

丁巳歲七月廿二日思復頓首元仲先生左右
奉別十年相去三千里重以鄉關多故不得家
書遠懷明德未嘗暫忘今日在長洲縣齋見張
進士昌文細問近事知貴家平安合眷納福不
勝欣慰又言三哥近到省城知尊體違和遠求
毉藥不審嗇齋常來往否秋高氣清想已平復
何如深念深念思復之出也以巳酉冬到蕪湖
明年度歲於茅山又明年下鎮江遂至揚州薄
遊蘇杭癸丑至池州無爲二處栖遲三年去秋

始下常州別駕林君吾鄉長樂人也懷奇尚義而愛客恒患貧不能給客因其署長洲留入衙齋已兩月矣此間天下名處而窮陋已甚宮室器物有寒士所不堪者爲官者時時揭債亦異事也記在蕪湖遇貴鄉丘宗實會寄書達否在丹徒會幕中一鄉友生日某隨例贈一詩末云吾鄉才子李寒支今辰賀客多新詞是君同姓生同日因君萬里至長相思馳想可知矣伏以某愚戇性不諧俗雖出不輕過人人亦少相愛者間有之必端方靜重之士其人必貧在官者相識數人獨有石埭縣公姚六康一見若平生欲爲某買妾此非可猝成而縣小客衆居數月因辭而東下初謂暫別耳行至高淳忽逢暴客此昨歲六月事也今欲再往苦不能行命之窮也奈何今年始覺有老態念世事不由人力將爲歸計或在明年思請教於檀河同諸子快飲未知此生可遂斯緣耶家惟有堂兄一人寡親亦生于壬寅既貧且病四年不得消息日夜念之非此在念則亦杜詩所謂遠近理齊者矣悲哉奈何知詩文已刻恨不即見某家居拙稾呈左

右評點者三百六十出關來所作半之則桐城錢飲光所評或勸刻之計費廿金未能也張一見即匆匆發棹書不盡懷知二哥安好而三哥益老成學當益進令兄伯起先生平安何如諸從皆佳否久無書信幸道僕懷謝含赤敭相念亦無一字煩語去秊轉達其家說某無他也餘惟保愛以須良晤不宣

繡虎集書後

吳天下多才處也吳之士自入學受經至於成科名服官政老而退休與夫閭巷布衣之流莫不以文章自見而尤用意於詩里中過從小飲輒分韻命題冠娶妻生子搆屋移家葬祭送行稱壽凡人間之事一切行以詩或治卷軸飾錦繡而張之士苟有聲名雖未謀面必展轉求其詩而應者亦無倦故吳之詩至多衷而聚之比於山海嘻其盛哉古未有也夫物專則精多則雜汎應則不情是故其歌也不必有思其哭也

不必有懷吳之士非好爲然也衆皆然不得不然也吾家於山中儕輩莫爲詩而吾少獨好之間有吟詠若蟲鳥之音自鳴自已中年始有一二友相倡酬常患其少也聞有能者必求與之游及來吳所見多才士吾謹避之時會食於人家座上談詩蜂起僕獨默然雄譚田翁飲噉而已吾非好異於人也性拙而才疏年衰而志沮懼爲詩家所牽引將有不情之歌哭擾擾焉勞吾神而喪吾眞也乃吾之交李凝庵先生也則以詩李名煜金壇人　益自已未春來太倉既三

時矣一日從客座見凝庵繡虎集攬一二詩欣然喜之明日脩刺見之而凝庵出其集贈我每讀一章擊節稱歎吾之情前後屢遷如此何其無特掾歟益疑庵之詩若文即其言也言即其心也吾讀之心開目明如與接對若是者而猶避之此豈人情歟往時公安袁中郎爲詩一洗陳語而自見其性情吾嘗愛之中郎思以易天下雖似小過乃今之作者務合乎盛唐之格律而詆中郎之所爲夫中郎自爲詩耳必合唐律不讀其詩可也而何用詆之且中郎豈易詆也

吾之愛凝庵詩猶愛中郎詩也然諸子於是集句評而字讚之僕謂古人商論政自不爾且夫風人之作自有遠神觀者默喻焉可也僕非能詩者亦嘗有人愛而評之揆之本意離合半焉諸子之句評而字讚也於凝庵意盡合乎此吾之所不敢爲也因書其後而歸之

跋王文肅公冊子

思復家萬山中自年十餘歲學爲文知吳有文肅王公固已心嚮往之去歲來此獲謁　公孫太常先生與異公伯仲游回念少時心所嚮慕於今五十餘年幸而過其里登其堂瞻望其祠宇而見其手書其爲欣慨何可言即此冊書法精妙想見其雅量高致其中多先正之格言公之取之故當有意非但擷其英萃而已三復敬歎留十日乃書而歸之

庚申歲閏月廿三日　將樂布衣余思復書

跋王氏二洲墨蹟

余少時聞吳郡有鳳洲麟洲二先生既又稍稍見其詩若文余世居山中不多與人接家故好書畫余時取四部稿玩之愛其論書不知其書工拙何如也頃來太倉識王溉之無忝兄弟麟洲四世孫也無忝爲余出其先世書余欣然愛之又見其所藏諸家法帖間有二洲題字爲之慨然恨不生其時揖讓其間而與之往復其議論也方隆萬之世承平既久閭巷之士口不言錢而搢紳先生以其餘閑寄情於翰墨雍容都

雅有晉唐之遺風於今未百年士皆皇皇汲汲
如有所奔趨迫逐意常苦不足欲如昔之君子
之所爲不可復得豈時運固然耶盍自董翰林
起雲間名重一時時人皆學其書而吳士尤甚
吳故有文待詔祝京兆以書名文小楷精絶而
祝尤長草書不減懷素草書既沒或少時所作
不能無小利鈍然而妙處入神皆爲董氏之名
所掩惜哉今之學者不復講鍾王矣舍厥祖而
禘其孫僕竊惑焉二洲論書之旨今人知者益
少此余所以慨然恨不生其時也麟洲楷書有

法其題跋小字意態妍妙似勝長公然長公在
官時作家書數帋寘敢爲道勁初不用意而天眞
爛熳後有精鑒者自知之

庚申八月廿八日將樂余思復書

祭魏氷叔文

惟庚申之歲十一月十有七日寧都魏子客死儀眞明年正月六日將樂余思復歙縣王煒於虎丘寓舍爲亾友氷叔魏先生之位祭以鷄豚魚酒而哭之以文嗟嗟氷叔遽止斯耶死不於其里於江之涯惟子之生天挺人傑生也非時不見施設含英蘊奇掩其光芒風發泉湧見之文章惟子之文源本經史平揖昌黎俯視餘子文出於道生於其心人知其淺莫知其深大江南北孰不知子其所知者徒文而已往歲亥子

復幸周旋於揚於蘇每見惓惓亟稱我文恰我所短嗟我無成逢子則晚九載重來見遺好音問胡不歸爲我傷心朋友責善固宜在予凡今之人豈復有此煒交寂晚知逾廿年相見薄訝名胡早傳求士於子一笑回顧果有同心不虛前慕贈我肝鬲副以龍膺再拜而授永矢弗凋既謂予文不爲人家子謝非好率意無檡相期攻短因文及行志壯體羸與子同病自煒交寂晚以下二十句王不庵筆吾二人者過子錫山欲別未忍出戶復還晤言三日各罄其私勞勞後會但慮愆期豈意三旬奄忽長逝竟無遺言有同委蛻嗚呼哀哉惟天生人才者實難道之不行古今所歎子之兄弟聲名頡頏伯氏奇禍厥子偕喪三年之間子又厭世霜月孤光傷哉難弟嗟嗟永叔今也何之賢者孰友學者誰師經史之疑羣言何信九原不瞑天心難問嗚呼哀哉旅櫬眞州遠違故土白布纏棺行卽丘墓復煒哀憊未卽涉江空山薄奠泣拜仿偟死生一致殀壽不二子則達觀予將何慰惟有令名死而不亾更千萬年逾久彌芳嗚呼哀哉尚饗

蘇州送林天友別駕還里詩序

已酉冬、僕浪遊蕪湖北至廬州抵潁上反而登
句曲寓丹徒渡揚子過廣陵乃東下蘇杭復溯
江而上栖遲濡須秋浦之間丙辰夏秋發石埭
將如松江過林天友先生於常州之署一見歡
然情如舊識于今六載逾久益親先生哀吾之
窮屢煩賚贈雖當憂患之際不忘周急之義士
感知已其在斯乎歲月不居風塵稍息先生念
二親之未葬浮扁舟以南還而僕留滯吳門不
能追隨反里何當晤語秋以為期嗟乎士之去

蘇州送林天友別駕還里詩序

已酉冬、僕浪遊蕪湖北至廬州抵潁上反而登
句曲寓丹徒渡揚子過廣陵乃東下蘇杭復溯
江而上栖遲濡須秋浦之間丙辰夏秋發石埭
將如松江過林天友先生於常州之署一見歡
然情如舊識于今六載逾久益親先生哀吾之
窮屢煩賚贈雖當憂患之際不忘周急之義士
感知已其在斯乎歲月不居風塵稍息先生念
二親之未葬浮扁舟以南還而僕留滯吳門不
能追隨反里何當晤語秋以為期嗟乎士之去

及古學詩者之過也於是妄意天下有不學之人庶幾爲詩近古而吾未之見也無以則世所謂仙人者乎夫仙者立乎萬物之表塵埃之外聲利不動其心毀譽不惑其志是故不學而能詩雖然世豈有斯人吾姑妄言之耳吳有濮先生濬軒居吳之西郭吾嘗過焉先生年八十無所好而好爲詩吳士以能詩歸之而先生亦雅自負能詩也他日持一卷示余曰此吾鄉少年之所爲詩也吾讀一二章歎曰仙才於是濬軒抵掌頓足擊節而稱善曰噫是益有得於仙而今也亾矣甚矣夫子之知音也且吾何以歎是詩之爲仙耶吾愛其詞達其情暢而其氣清如坐清泉白石之間吟風而弄月如獨立萬物之表御風騎氣而上下也彼且不知所謂唐而況於盛與晚而又惡知所謂宋與元之不可爲詩耶吾所爲取是詩以爲異乎世之學詩而過焉者也其然耶其不然耶濬軒因言斯人天資穎異美風儀性好道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年十九而逝其逝也沐浴著道人衣若有眞人導之去者嘻其爲是詩也宜哉濬軒又言其逝後往往

及古學詩者之過也於是妄意天下有不學之人庶幾爲詩近古而吾未之見也無以則世所謂仙人者乎夫仙者立乎萬物之表塵埃之外聲利不動其心毀譽不惑其志是故不學而能詩雖然世豈有斯人吾姑妄言之耳吳有濮先生濬軒居吳之西郭吾嘗過焉先生年八十無所好而好爲詩吳士以能詩歸之而先生亦雅自負能詩也他日持一卷示余曰此吾鄉少年之所爲詩也吾讀一二章歎曰仙才於是濬軒抵掌頓足擊節而稱善曰噫是益有得於仙而今也亾矣甚矣夫子之知音也且吾何以歎是詩之爲仙耶吾愛其詞達其情暢而其氣清如坐清泉白石之間吟風而弄月如獨立萬物之表御風騎氣而上下也彼且不知所謂唐而況於盛與晚而又惡知所謂宋與元之不可爲詩耶吾所爲取是詩以爲異乎世之學詩而過焉者也其然耶其不然耶濬軒因言斯人天資穎異美風儀性好道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年十九而逝其逝也沐浴著道人衣若有眞人導之去者嘻其爲是詩也宜哉濬軒又言其逝後往往

作詩託之乩筆與平生師友倡和此非吾所能知也少年楊姓自號破雲朗吟閣其讀書處澹軒云

爲胡生書孝經題後

余客無爲州州之北郭有胡生世顯來過余問鍾王書法其年少而好書甚篤余嘉其意異於俗人久之欲余書乃以孝經爲請余益奇之蓋道之不明久矣士所急者科名其間所謂有才者兼習近體詩作小詞非風雲月露之章弗采也生欲書者經其志於道者耶他日過余扣其家其容戚然自言幼喪父鞠之者母而大父在堂今大父既高年而殁母年亦五十矣生哀其父之不逮養又悲其生平好學而不得年不獲

終事父也自爲字曰繼孝然則生之於經非徒
誦之而已噫若生者豈獨異於今之士耶卽僕
重愧之矣書成謹識其後俾世世藏之是歲壬
戌十月望前三日將樂余思復書

寄王藻如太史

八月三日思復頓首再拜寓書太史先生閣下
自已未歲二月至壬戌三月居仁里者三之二
伏蒙　太老先生與伯仲諸公及州中名流皆
不以一切遊客相遇而待之以山林處士其情
文兼至又若通家友生然此不謂之知我不可
也州官既去僕尚栖遲二年旣久稍益困乏
閣下時周之又時惠以薦牘伯仲諸公及諸名
家苟有力者時亦助我至是而知已感恩二者
或兼之矣去年春下揚州因至無爲遂留度歲

今夏偶到廬州獲見令親李君承欲云云此意
良厚所不可知者緣耳去歲秋冬竊計閣下即
吉入京無從通問今李君北上而宜興冀生與
偕因得附此冀生者名勝玉宇節孫僕友人之
甥也年少有儁才以詩文見知於少司農公客
之已數年僕因介之奉謁惟閣下不惜賜見時
遇燕閑召至與談詩文小詞比之伶官奏絲竹
似差勝矣悚悚僕老懶日甚假令眞能買婢亦
須明年乃歸歸必過仁里謝諸公然後買舟去
告閣下家報中微及此以慰知友之望有書與
富陽更望叱及幸甚寒家在谷中歸後萬難寄
書北望玉堂眞在天上新守令之來或是閣下
知舊求語以下車後訪某甲生死即枯枿頓有
生氣此外非所望也珍重千萬以須不次之榮
臨書馳戀之至

與林孝書吾鄉長樂人常州別駕之長子
七月廿三日某奉書仁識孝子苫次先賢有言
惟送死足當大事又云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親喪而不用其情則無所用其情矣凡
居喪宜置文公家禮一本於喪次古今殊俗禮
難盡從宜畧考古倣其意而行之謹按禮有訃
告於親友之文且有賓客弔祭之儀節其由來
久公侯家行之卿大夫行之士庶人亦行之天
下之通義也獨有奴婢下人朝死而暮出暮死
而朝出急急乎束縛而去不動哭聲不欲人聞

又急急乎掃除房室以圖即刻乾淨人未有非之者今也尊府君之逝獨不報喪不開弔中門不啓外不挂白何苟簡也足下遭此大故不謀之知禮者獨與女子小人商議以故不報喪不開弔吾知其說有二其一必謂借住人宅不可舉凶禮此殆不然記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夫既殯於其家矣衰絰之服哭泣之聲賓客之往來弔祭曷禁哉朋友且然況親戚之家乎尊公生時合眷住此宅非一時借寓者比也於此舉凶禮何傷乎其一謂開弔費財也此又不然以尊公之尚義官於江南十數年寮屬愛之士大夫敬之郡縣之民多感之其來弔則有賻贈之物不徒來也昔文衡山之父爲温州守有惠政卒於官賻者千金衡山時年十六却而不受以此知名足下果能如是亦賢矣即不能量受之不爲過全受之未爲貪也何費財之有至於待客筵席切不可豐尤不可効吳人之華靡至有歌舞事此夷俗也戒之喪以哀爲本一切從儉人不怪也今足下稱有遺命此處不可開弔須回本省行之

斯言也非矯誣則尊公之亂命不可從也今公事未完旅櫬何歸幸而歸遠或三二十年近亦出三五年當此之時哀情久恰人物遷改除服而即吉不啻久矣而開弔是何典禮且欲率江南寮屬士大夫百姓走三千里來哭奠有是事乎吾謂非矯誣即亂命然乎否乎據愚意出殯之期不難再擇可且緩一二三十日及今速刻訃報遠者不及且報蘇松常鎮四郡同寮及州縣官與夫士大夫庶民之素有往還者其報云某親於某月某日終於無錫縣之寓館以某月某日出殯於東或西郊謹報及今速爲之尚未晚也若拘俗見借宅不舉凶禮即於寺院迎神主設几筵屏障座椅行厨而舉禮無不可者某忝與尊公有交情素承高雅故不惜一言惟足下細思之若必從苟簡百禮盡廢可惜尊翁高義聞於四海歿而人不聞是不能正其終不可謂之有子矣且與夫奴婢下人之死何以異哉不知足下何以立身於天下某白

書望歲莊詩後

丙寅春余子歸自東吳葢去家十有八年矣於是道府城過友人施子他日求其詩得此本讀之欣然喜也或問之曰子之於施子深矣今乃讀其詩而喜爲其才進於昔乎曰非也吾喜其爲施子之詩耳今天下好言詩而三吳爲盛吳人無少長貴賤率用詩相往來其意似謂詩爲人生不可少之一事而恥其不能吾久於太倉間與諸人倡和其中二三子才甚高吾所不如未知於施子上下也顧其爲詩以唐爲的追之

琢之陶之汰之求其滑澤而漸離其質玉色而
金聲錦爛而霞蔚其詞甚美然十數人之作如
一人人或數十百篇如一篇苟隱其名莫辨甲
乙推之三吳之士皆然而施子者莽蒼橫肆古
直達其意之所欲言意盡而止未知誰爲之的
每一篇出人皆斷然知其非他人之爲而爲之
者施子也久客來歸所遇無故物而施子之詩
猶故也欣然喜之不亦宜乎凡人材性不同遭
逢亦異故同調者爲難吾與施子生亂世之末
流其窮相若也而其志亦復相似不謂之同調
不可也獨怪昔之作者有曰李杜曰錢劉曰高
岑儲王元白後世並稱之猶屨兩而綏雙也吾
與施子同調吾詩乃不如無望後之人有施余
之目矣豈非材之不逮耶施子少吾二十二歲
其詩方壯而未已吾年逾七十意興日衰經時
不出一字過此以往又可知已既愧吾才不逮
又竊自悲遲暮也茲秋再至府城前後留數旬
暇則把此詩過日念此間去縣三百里陸行則
跋山谷穿虎豹之林水行則亂石如劍戟翻濤
激浪迴流逆折聲若震雷舟楫顛危或破碎沉

溺歲歲有之至於夏水襄陵經旬月始得泝流至縣自縣而鄉百里危峯斷崖下臨無地牛羊所不能履而猿狖窟步也今吾將去而老於山中滾居而簡出施子即或能來不常聚也乃寫其詩去而題其原本歸之以識子之喜而自愧且悲是歲十月之望北也

祭蕭而瑞兄文

維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六日中村弟余思復過亾友而瑞老兄之墓謹以羊肩豚肉田鳧清酒祭於兄之靈而爲文以哭之嗚呼我生不辰逢運之貧中更喪亂有志不信昔在鄉閭衆中踽踽誰分愚賢子獨吾許每承溢言或謂我私我實無文筆爲子持越阡度陌半爲子客至則如歸嘯歌寢食憫予小子煢煢在疚藥之石之不厭多又山鄉迫隘去之遊吳相思不見臨風寄書曰歸曰歸因循不發歲復一歲月復一月遂

成淹滯歷二九年誰實爲之愧負初言其後九年扁舟東下書問無由或傳死者子疑斯言逢人問卜誰實前知況諸庸術我逢達人去年得歸歸不見君我心傷悲憶昔少物屬子經營大有次第費子殷勤何意貪夫掩爲口食今復何言辜子明德天佑我家亦既有子既議婚媾意外之喜吾兄聞之定以爲宜幽明一理可推而知我有遊草敢曰盡善焚之以呈行蹤可見人生七十前路餘幾他年不忘相見蒿里嗚呼哀哉尚享

葉霞城像讚書後

中村老人世居延平之西去之遊吳十有八年厭吳士之文繁少實也去之來歸過延平延平之人不識也其友田間先生識之葉生霞城因田間來見老人見其言貌古朴志趣不凡甚親樂之明年老人復來霞城出小像屬爲之讚又明年又來觀其像則讚且序者益多皆一時名士老人笑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客或謂老人是繁文也子何惡於吳而於斯焉取之且人固不可無像乎老人曰唯唯否否不然賢者必

自愛自愛者其精神必不欲泯沒於世像所以傳其神也吾嘗謂殷高宗畫入神品夢得其人覺而繪之旁求於天下而卒得之非入神之技能之乎意者傳說之精神自不泯沒於世乎故像之設君子不以爲非頃吾自縣來東下省城臨發上官氏來貌吾繞着數筆吾舍之而去已而馮生持此貌來訪吾歷洪山橋南臺迤麗入城所過輒物色吾不可得有嫗一見之曰此中村老人也舍於城北蓼林去此五里馮生驚問如其言求得吾世之人豈無見霞城像而得其爲人者乎嫗嘗一見老人因識其像世人或見霞城像而得霞城其一理也吾又聞戴安道從范宣學視范所爲爲之顧獨好畫范謂無益他日畫南都賦范見之欣然有悟由此重畫蘇公記張益州像載蜀人之言謂像不爲無助吾於此冊亦云

答江甥書　丁卯歲

前承示所著書二種老人家居多事未暇卒業近日始遣兒朴就學於鄰鄉欲自往黃潭迤麗至泉上勢必淹留念此書不可久稽乃平心讀之其中固多發明而疑者不少恨不得相從細論也書經是老人本業少時亦勤記誦不過秀才章句之學未嘗取大全細細體認如古人所稱窮經者初讀蔡傳又改袁氏刪正已而又悔之講說有會編是所遵信取其大雅無新奇之論也今足下所取皆是也然是說也經生家有

之吾非有斷然獨出於時人而可傳於後世者
刻之可也不刻亦可也及讀音反則駭且怪之
天下書同文文有形有聲不可改也奈何以方
言土語教天下之士是率莊嶽之間而楚語也
而可乎夫所謂土音者非閩音也非將樂邵武
建寧三縣之音也直貴縣與吾鄉爲然耳如讀
續作脩滑作化何作豪之類不勝數也昔東坡
觀李龍眠畫笑曰龍眠天下士何故作閩語或
問之曰四海語音呼六皆合口惟閩人開口今
博者投六子於盆其五皆六一子旋轉未定法
當呼六而其人乃開口非閩語乎吾少時觀此
語人曰此博徒非吾鄉人即泰寧人他邑無是
也足下所爲音反正此音耳然不知足下以已
意爲之耶抑有所承授耶幸再詳之或考經傳
及韻書兼質之遠方過客不難立辨也詩話引
証一書足下用志甚勤然音律乃天地間自然
之理作詩者信口信筆妙合自然雖出於人實
同天籟山歌俚曲婦孺所唱亦莫不然非若塡
詞平側先定而求一合之也度足下之意爲
中人以下言之耳雖云啓發愚蒙其實無關理

趣未可使中上之士見也夫日月至明也而瞽者不見雷霆之聲至宏也而聾者不聞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雖有不見不聞而日月雷霆自若也後生小子未分平側妄弄筆墨譬瞽不見日月聾不聞雷霆雖天地如之何足下無爲發此婆心且勞翰墨費剞劂也老人戇直況屬在親戚輒効忠言惟照察爲幸原書二本檢入方臣蘭臺諸賢從請致意行忙未具書也三月十四日思復再拜

貢士張方白墓誌銘

己酉秋思復去家遠遊十有七年而後反反而故鄉親舊亾者過半張君其一也歸舟道其鄉問之而其家方留縣中明年孤田玉謁予曰吾父葬有日請爲誌予曰吾固知若翁所知大畧耳誌必得行狀數日以狀來乃按狀而叅以己意誌之曰君諱日升字方白家於高灘是將樂東鄉去縣四十里姓張氏父張翁號列南母楊氏張翁善治生摻計然之術商於江南時渡河而北常有倍稱之息遂阜然以貲雄邑中時邑

中車先生文名籍甚翁延之塾命君及二弟從之游先後爲諸生君爲諸生在崇禎五年出萃亭何半菽先生之門思復亦前二年先生所取士明年科考君大爲督學莊公所賞列名第二遂食餼二十人中大夫士入學固無足稱道然衣冠濟楚進退雍容士必讀書明理恥用他途進君兄弟皆年少得之又有俊才里中羨之後十二年而國變天下自此多故矣又七八年而二弟相繼亾明年張翁亦逝君於是獨事母孺人於兵燹間遷徙無寧歲及歲丁酉君以次當貢意不樂北上官促之行明年至都念母老輒垂淚即日南歸自是無復四方之志是歲孺人七十壽君幸歸而奉觴其後孺人壽至八十又二年乃卒君事親孝養生送死期於無憾而後已平生無分外事非公事未嘗至公門其與人不欵曲至於用財惟義所在無吝也娶廖氏繼娶丘氏晚年媵　氏始得一子田玉而有六女兩弟之孤女三人鄉俗嫁女務極奢麗以爲觀於是君歲歲治奩具吳岐嶷揭素書許延聿廖中勳黃雲襄廖彭齡其倩也岐嶷雲襄同里諸生

之子彭齡之父以去年恩貢其三人鄉進士子而君爲季弟之女擇脯得丘彝已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田玉娶鄉進士楊鳴九女鄉人以數者爲君榮予固不得而畧也自丙戌後兵寇頻仍二三十年不解民無貧富無所逃死及其稍衰息而闔又有耿氏之亂君常慄慄危懼若將隕淵而卒獲免又於其間嫁娶喪葬如禮此其才有過人者然吾度君亦憊矣君以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卒距其生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得年七十一歲以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葬於常口村對岸宋坊塢之原蓋君生時所得地云車先生者晚號瓠阿平生懷才負氣不能容俗人不治財產無子老益貧居縣中踽踽然無相與君獨事之有禮歲有餽贈以爲常君卒後二年瓠阿寄死窮鄉人之哀之者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君之亾也嗚呼世之人莫不自謂憐才然率視時勢爲輕重若君者其可風也已思復無似幼好古文慕司馬遷韓歐諸家之作而吾縣環數百里間無道此者偶一日過君留宿君爲闢後閣洒掃列筆研要吾

作文一篇文成益置酒召二三客大加嘆賞而厚贈之如是者十年而三吾不意君知我乃至是然則誌君者非我而誰銘曰

士生有才恒患不足以及民士各有志而或祇以自善其身豈天下之治亂乃吾道之廢興嗚呼君未盡其用將俟之厥子以達乎孫曾

馮氏家譜序

馮氏家譜馮氏一家之譜也馮氏故有族譜曠歲未脩其裔孫光範光第自傷其生也晚而父早世不能周知前事之詳懼久之而其所知者亦將漸至於遺軼也乃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十世書其生卒之年墳墓所在與其行事之大畧而藏之家以傳來世中郎余思復讀之而嘆曰不亦善乎是固仁人孝子之用心尊祖敬宗之意而先王之世天下之所以治平也且夫譜之作在今之時其所繫者尤重矣昔夏殷周之

有天下也享國長久諸侯大夫世其爵土宗法立而昭穆序雖至疏屬莫不自知其源流庶人不立廟無宗法然其死徙不出鄉而葬以族族昭穆爲次其遠近親疏可考而知譜之存亾未足論也周衰列國肆暴政散民流先王之制無復存至於秦而天下之民死於鋒鏑畧盡矣吾意譜之盛也其周秦之際乎由漢以來事不師古然至於魏晉猶以氏族官人雖單族雜職藏之有司李唐之世於族姓尤重士大夫生其時皆有追本之意斯其爲近古歟五季之亂蕩然盡矣吾嘗遊金陵寓東吳但聞琅琊王氏自永相以來歷世餘世班班可考若是者世不多見亦有巍科顯仕不能自名其數世以前者由譜之亾也是可惜也而閭巷之間百人之聚家家有譜譜必載千數百年歷三四十世此家人筐篋物耳吾嘗取而觀之往往推漢唐一貴人爲始祖而聯諸名臣高賢無南北遠近皆編入世次又圖其像多貂蟬象笏且備錄告身封贈之文與才士大儒之銘序吾見之啞然而笑而其所稱先德雖周公孔子無以加焉夫像吾不知也

若夫漢魏之誥唐宋間文人之序與銘非今俗人所能僞作此有目者共知也然則所謂始祖與夫才士大儒者皆不可知大率冒焉爾君子之於人也無所不用其誠況爲子若孫而敘其先世書之於策皆有悽愴惻怛之心猶入廟而愾然聞歎息之聲也而冒焉可乎夫人生而不知其祖其心茫然無所屬猶鳧雁之泛泛然遊於江湖耳若冒人之祖以爲祖而思慕之如瞽者之望長安長安在西向東笑也豈不重可哀也哉今馮氏二子之譜其家斷自十世而前則畧焉猶系之曰舊譜幾世孫存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孔子斷自唐虞斯之謂矣至其紀先德亦多近實少浮文以此垂之子孫皆務爲惇本力行有夙夜無忝所生之意子孫守其家法必有光大前人之業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吾謂天下之所以治平由是道也爲之序戊辰歲一月既望中邮老人余思復書

馮氏家譜後序

或有問於余子者曰馮氏之爲家譜禮歟曰禮也曰何以遡其上十世而其前則畧之曰非畧也十世之前遠矣舊所紀者又推而上二十餘世葢荒唐無稽記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亾是以錄其名而不紀其事也曰爲譜如是有據乎曰有之昔之黃山谷蘇老泉今之李元仲其據也山谷之爲譜也七世以上疑者弗錄老泉之譜上至高祖而止不及前世其序曰唐神堯中長史蘇味道刺眉州一子留眉眉之有蘇氏自此

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夫昧道爲高官實眉蘇氏始祖而以親盡弗書況其他乎今寧化李氏其族頗繁而元仲所譜者九世安在窮遠以爲高也曰其錄本宗而不及旁支非古人收族之義曰是則然矣然此家譜也非族譜也曰曷不合族人而爲之曰非不欲合族人而爲之也族繁矣合而爲之是作室道謀也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是史家所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也每見世之巨家樂因循而憚舉事曠數十年不脩譜遂有不能自名其高會者況當鼎革之際乎馮氏兄弟爲此懼汲汲然自錄其一家以俟各房敘次其存歿而合焉以成全譜此其志也其譜例言之矣司馬氏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子不觀譜例而騰口說猶聽訟者不待人之詞畢而折獄也而可乎問者默而退遂書之爲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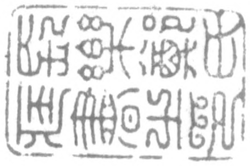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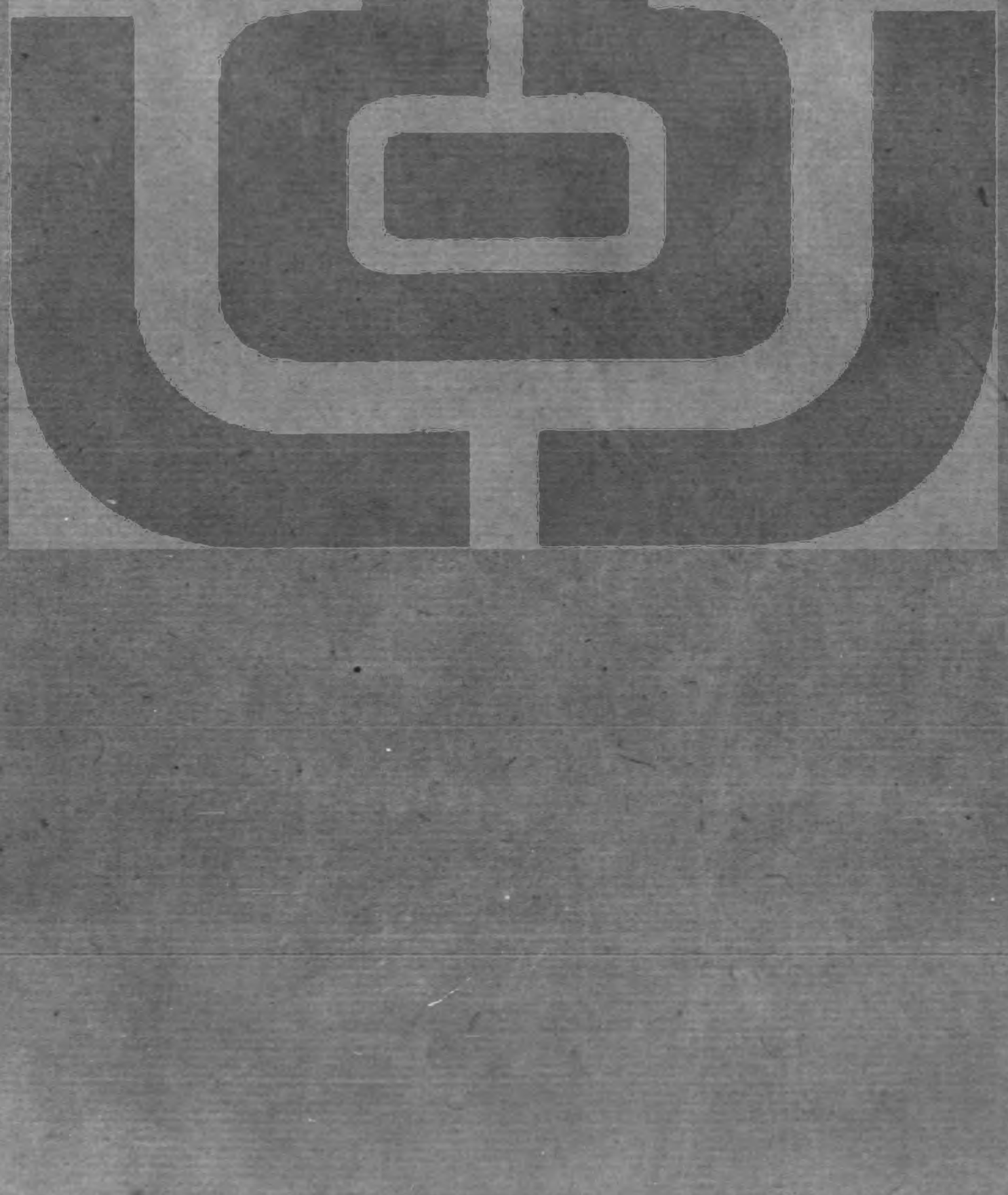
書馮氏先傳後
予世居隆集之儒源去黃潭百里山哈陬阻莫
相往來自甲申變後四方兵起皆義聲而盜實
帕首而操刃持弓矢而辮髮二者交出吾鄉不
可蹤迹而吾獨正衣冠匡坐而視書鄉中一月
十數驚輒奔避山谷念畏約無窮時聞黃潭數
十百邨爲大會民得安居而首其事者馮爾文
吾之同年生也辛卯之夏吾避地寓焉爾文與
諸公明約束講備禦之方其同里廖懋時副之
而弘聚茂文皆懋時之族皆同學之士喜客而

好事又豪飲暇則爲具相招論文飲酒多至五夜爾文有族兄月全布衣之俠鬚眉偉然爲人樂善好士吾嘗與銜杯接席喜翩翩也二族多俊才子吾間至其塾索觀所課之文爭持帋求書雜以諧笑塾有君張君英則月全翁子也吾少月全十五歲二子視吾猶吾視若翁因得肩從齒序於其父子間相樂也往來四五年已又別去十許年而老成凋謝及吾遊吳歸復至黃潭則諸父無存者塾之諸生存亾相半君張兄弟亦早逝悲夫人之於世眞同石火電光耶而二子各有才子兄弟六人畧如乃翁在塾索書時其家道益豐又皆知文墨意氣不凡吾旣悲之又爲之喜也時方脩十世之譜與廖生謀屬草未定以請於吾吾爲賛之且爲之潤色廖生者字子礪吾之門士而茂文之子也馮氏諸郎嘗師之語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吾嘗以此譏昔之爲譜者矣今之賛是譜也敢謂言文而行遠乎將無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乎未可知也偶憶韓昌黎於馬氏年未五十親見北平王及少監三世之存亾而歐陽永叔於漢東李氏兒

時過其園與諸子游戲甚歡及再來問其游兒則有子如其遊戲之年以是不能忘情于李氏東園也今吾於馮氏交其祖其父今又與其孫論文作字飲酒而未有已也比之二公所得爲多吾則愧矣歸告里中少年亦古今一奇事也

戊辰歲三月朔余思復書

祭江方臣文

維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己酉文學江君方臣先生卒於是其姻家余思復方携子士朴東下省城未獲以時哭奠明年三月某日思復將遠行乃以清酌庶羞祭告於君之靈嗚呼方臣惟君好學晚乃神奇高懷逸致見之書詩宜其發揚施於事業遭時得志快其所欲爲乃栖遲畝宮將飛復蟄名不出州閭年不至六十何辜於天百不試一追惟濟陽之望世久滋隆軒冕頻仍及御史公惟公之先當嘉隆世與我高曾相尚

以義名聲頡頏遂締昏姻於今數世歷百餘春情好未替世罕其倫天崩地圻萬物傾覆赫赫中州高岸爲谷予也疾俗去之遠遊遠遊廿年倦而歸休頑殘癃憊心焉內疚惟君不遺曰人求舊我嗣有託君聞而喜還念源流許妻之子嗟我耄荒前路逼人顧此犹犢因不失親如何今者泰山其頹念往撫存中心悲摧我徂黃山故人是從迎婚之舉其在初冬道有升降茲惟儉宜時詘舉竊君子尤譏嘗試語君丹　謂爾爾予曷敢忝斯言之以昨歲過君送我南門今者登堂不與我言嗚呼已矣曷日其旋哀哉尚享